

費瑟國王猝逝後的中東

石樂三

三月可以說是非常沮喪的一月。在西歐，里斯本軍政權改變了葡萄牙的傳統思想，而走向馬列主義的路線。在東南半島，共軍在俄毛共的支持下，金邊與西貢均已先後陷落。在中東，季辛吉的穿梭外交遭受挫敗，而更爲不幸地，一位卓越的反共領袖——費瑟國王的猝然遇難。這一系列不幸事件的發生，使自由世界特別是美國遭到了更爲嚴重的打擊！

一 沙烏地阿拉伯建國經過

阿拉伯半島是伊斯蘭教的策源地，麥加及麥地納是穆哈默德及其哈利發（繼承者）的建都所在地。

當鄂圖曼帝國統治阿拉伯時期，土耳其人在半島西部包括麥加及麥地納在內之地區設置漢志省（Province of Hijaz），以及控制沿海各重要的戰略地區外，絕大部份之內陸地區成爲真空狀態，而形成各部割據的情勢。

當二十世紀初期，半島上曾出現兩大勢力，一是穆哈默德的後裔胡笙（Hussein），他以哈希米族（Hashimite）領袖的身份，成爲麥加的郡主（Sherif of Mecca），並獲得鄂圖曼帝國的承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胡笙在英國壓力下，曾於一九一六年六月五日宣布獨立，並對土耳其宣戰，而於同年十一月正式宣佈爲漢志國王（King of Hijaz）；又於一九二四年三月五日宣佈爲哈利發（Khalifa）（即穆哈默德繼承者之謂）。

另一股勢力是半島東北地區的紹德族（Al Saud），這個種族首領就是費瑟國王之父——伊賓·紹德（Abdul Aziz Ibn Saud），他在瓦哈比運動（Wahabi Movement）^①號召之下，以利雅德（Riyadh）——今之沙烏地阿都——爲策源地，先後佔領了波斯灣沿岸及中北部廣大的沙漠地區，一九一五年統治了內志（Najid），聲勢浩大，其後逐漸擴張勢力，並於一九二六

年攻佔麥加，推翻了胡笙王權，伊賓·紹德自稱爲漢志國王，從此威名大震，不到一年攻克吉達（Jedda），遂於一九二七年與英國簽訂「吉達條約」，英國承認伊賓·紹德王權，彼則承認胡笙之子阿布都拉（Abdullah）及費塞爾（Faisal）分別統治外約旦（Transjordan）與伊拉克兩國，同時亦承認波斯灣沿岸受英國保護之特殊地位。一九三二年九月廿三日，伊賓·紹德正式宣佈將國號改爲沙烏地阿拉伯王國（Kingdom of Saudi Arabia），並自任爲國王。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九日，伊賓·紹德逝世，長子紹德（Saud Ibn Abdul Aziz Al-Saud）繼位。三子費瑟繼承王儲，出任首相及外長與麥加省長各要職，嗣因與紹德不睦，一九六〇年辭卸所有職務，二年之內恢復原職。一九六四年初紹德國王因健康關係而引退，暫由費瑟代理王位。同年十二月二日，經內閣會議議決，並獲王族及宗教領袖會議的同意，正式宣布罷黜紹德王位，推舉王儲費瑟繼任國王，仍任首相及外長職務，並推哈利德親王（Prince Khalid）爲王儲。

二 費瑟國王的特殊貢獻

一九七五年三月廿五日，費瑟國王不幸被刺逝世，沙政府立即召開內閣會議，並經王族及宗教領袖會議一致同意，宣佈王儲哈利德繼承王位，親王法赫德（Fahd）繼任王儲。費瑟猝然崩殞，自由世界咸表震驚與哀悼。

費瑟不但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與外交家，同時亦是六億伊斯蘭世界的精神領袖，因爲他擁有兩個聖地——麥加、麥地納——衛護者的崇高地位。

費瑟就任國王之後，着手革新政治，極力整頓財政，不到三年，即將前紹德王所虧空之債務完全償清，而迄今甫滿十年，沙國財勢驚人，已擠入世界經濟大國行列，其國際貨幣準備基金目前已達二百二十億美元^②，僅次於

西德，而名列第一，預計明年可超過西德。

費瑟國王即位之初，本伊斯蘭教精神，秉公治理國是，最顯著的政績：廢除阿拉伯社會的奴隸制度，先從皇室宮廷中開始，而普遍於各富有階層之間，政令推行是澈底的成功；其次是教育的改革特別是女子教育，婦女在阿拉伯封建社會中是沒有地位的，更談不到受教育問題，可是，在費瑟國王倡導之下，阿拉伯女子有了享受公費入學的機會，現在接受教育的女子已達二十萬人，而仍在繼續增進之中。

費瑟更注意保健問題，政府實行免費醫治病患。在首都利雅德，去年剛完成一所名謂「費瑟國王專家醫院」(King Faisal Specialist Hospital) ③，這所醫院是世界上最現代化的醫院之一，全部費用包括建築及設備費共計一億美元。據設計這所醫院的美國醫院建築公司負責人賴爾森 (Ronald Larson) 說，這所醫院的新穎是難以形容的，醫院裏設有七十架電視照像機來監聽外科手術及精深的醫術，一只醫院實驗室用的電動顯微鏡價值二十五萬美元。醫師中百分之七十五是來自美歐，其餘是中東國家，醫師年俸平均高達九十四萬美元，外加膳宿費用。

此外，一家美國建築公司 (Whitaker Corp.) 正在以美金一億一千八百萬元為沙國建築三所現代化軍醫院。沙國政府衛生部亦在計劃建設六十所新式醫院④。

沙烏地阿拉伯有世界最大的石油資源。據專家估計⑤，其石油蘊藏量至少一千三百二十億桶，佔世界首位。一九七四年供應非共國家將近五分之一的石油消耗量的盈餘二百八十九億美元，費瑟國王把這項巨大款項投入了一個龐大的開發計劃之中，此一計劃目的在為人民建設工廠、煉油廠、港口、醫院及學校之用。費瑟亦花費了約有廿億美元購買新式武器來裝備日益壯大的軍隊。他更履行去年阿拉伯高峯會議所決議的阿拉伯產油國提供廿三億五千萬美元中大部份款項給予和以色列「對抗的國家」使用，這些國家計有埃及、敘利亞及約旦等。他亦提供了十二億美元多面的借款和贈與，並保證給與阿拉伯世界以外的貧窮國家。減去這些開支，去年沙國仍累積了約計二百三十億美元的盈餘，構成世界財政上的最具潛力的國家。因此，時代週刊特以「一九七四年的人物」(The Man of 1974) 作為封面。

二 國際輿論的反應

阿拉伯世界與自由世界領袖們，對於費瑟的猝然謝世，一致表示哀痛。阿拉伯國家領袖包括埃及總統沙達特、阿爾及利亞總統包米迪尼、敘利亞總統阿薩德、約旦國王胡笙及巴解組織領袖阿拉法特等，均趕往沙京利雅德參加費瑟的葬禮。

美國總統福特在唁電中表示，費瑟國王是美國的至友……他的睿智與高尚品德已贏得了全世界的尊重。

洛克斐勒副總統以福特私人代表身份飛往利雅德向新王致哀，並參加宗教儀式的喪禮，助理國務卿阿瑟頓隨行。

英國外相賈拉漢向國會聲稱，英國已失去一位最有價值的好友。莫斯科方面，似乎不像華盛頓認為失去費瑟會導致一場新的阿以戰爭，但是克里姆林宮的反應，深恐沙烏地阿拉伯新領袖將較費瑟更為親美。國際間的輿論一致認為，費瑟國王的逝世，不但使阿拉伯世界失掉一個支柱，同時亦使自由世界蒙受重大的損失。

倫敦泰晤士報在三月廿六日的社論中指出，費瑟國王的不幸遇刺，使自由世界政治舞台上失去一位富有經驗的主角，這不僅是沙烏地阿拉伯一國的損失，而且對整個世界也發生很大的影響。他對世界的重要性是因為他控制了世界四分之一的石油蘊藏量，已成為現代技術所構成的世界經濟發展的原動力；他對世界經濟貢獻很大的力量，所以他的國家能享受現代技術所帶來的利益，同時亦供給了世界巨大的能源。在他的一生中却保持了工業技術所產生的世界文明。

現在似乎沒有任何理由，來假定費瑟的被刺是揭開更極端改變的序幕，因為這些跡象都是純粹的家族事件。一般預料新王儲法赫德是未來的有力人物，假若此一預料是正確的，未來政治的變化較少，因為法赫德在費瑟政府中擔任過重要的職務。在他的內政部長任內，曾掌握了全國的安全及各階層的行政大權。他最後更受命訪問歐美，顯然在外交政策中亦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在倫敦與華盛頓的官員們，都易於瞭解他是一個強有力的人物，而且對他極為熟識，自然可以利用此種關係加強彼此間的連繫。

同時，任何人不應急於低估新國王哈利德的才能，假如認定他是無為的領袖，但往往一國的領袖一旦有權力在身，他會表現出超越的才華：一個實際的例證就是納瑟猝逝後的沙達特。

費瑟國王的逝世，在阿拉伯世界中最尖銳的感受莫過於沙達特。埃及與沙烏地阿拉伯間的和睦關係，多年以來，已經成為阿拉伯政治的支配要素。

兩國間的精誠合作抑制了阿拉伯世界中各種不同的革命運動，解脫了蘇俄的羈絆，保持了與美國的關係，以及至少促成了阿以之間若干問題的解決。由於季辛吉博士最後使命的挫敗，他們的策略亦遭到了重大的挫折。如今，費瑟國王的故去損失——儘管其繼承者是賢明——亦即是阿拉伯世界失去定心力的損失。

國際前鋒論壇報三月廿六日社論以逝世與「重估」為題指出，費瑟國王的遇刺逝世，使中東局勢再度瀕臨一個危急階段，因為費瑟十年以來已成為這地區的中心人物，而且在紹德時期他曾經是一位出色人物。

在爭吵中的阿拉伯國家中，沙烏地阿拉伯的權威不只靠石油——儘管這個國家的石油資源是有極大的影響力。紹德家族對於伊斯蘭宗教是具有傳統的重要性；它控制了回教信徒廣大的心臟地，這是阿拉伯種族及其文化的策源地，亦是伊斯蘭教的形成所在地。溯自沙烏地王朝創始者伊賓·紹德開始，經過被罷黜的紹德，以至費瑟為止，他們都曾在物質和精神上發揮了高度的效能。

季辛吉所進行的以埃間穿梭外交的挫敗，使福特總統下令重新檢討與評估美國的中東政策。此一措施導致了以色列與華盛頓之間的緊張情緒，因為季辛吉任務的失敗影響了華盛頓與幾個阿拉伯國家間的關係。在這種氣氛之中，蘇俄與法國重申其對以色列從六日戰爭中佔領阿拉伯領土完全撤退的主張，同時亦堅持對巴勒斯坦人的「祖國」立場，這似乎使日內瓦中東和平會議將在隱憂中重行舉行。

因此，此一難題端賴沙烏地阿拉伯的態度，它具有很大的影響力，而且引導溫和的方向。費瑟國王的繼承者究竟是否對制定這項政策有所反應呢。

當一九五八年紹德國王授權費瑟處理國事時，沙烏地阿拉伯經過一段不定的時期，結果迫使紹德退位，兩年後復經部長會議決議罷黜紹德王位。倘若此類事件再度發生，則將對中東局勢大為不利。但沙烏地阿拉伯在費瑟多

年的治理下，無論內政外交方面都奠下了鞏固的基礎，希望新國王能够繼續為中東的安定而努力。

四 沙烏地阿拉伯對外關係

(一) 對阿拉伯世界的關係

阿拉伯國家在「阿拉伯聯盟」旗幟下，從少數幾國，現已擴展到二十國之多。這些國家，不論是屬於溫和派或激烈派的，都是站在「反共」的立場，因為它們所信奉的伊斯蘭教是絕對與無神論者——共產主義勢不兩立的。

不過，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蘇俄勢力不斷地向中東地區發展，並利用英法殖民主義者及猶太民族主義者（Zionist）的種種矛盾，從中離間破壞阿拉伯國家與西方國家間的關係，其結果確實收到相當的效果。

在這種情形之下，阿拉伯世界出現了兩大對壘集團，一是伊斯蘭式的社會主義，一是保守派的勢力。前者是由納瑟所領導，後者是以費瑟為領導中心，兩相比較，納瑟的勢力，因為受到世界革命思想潮流的影響，自然比較費瑟的宗教保守思想佔上風。

但是，自從埃及在六日戰爭中慘遭失敗之後，納瑟的聲望大落，再加上他曾派大軍進入葉門協助叛軍作戰，而與費瑟所支持的葉門勤王軍形成敵對狀態。納瑟慄於「六日戰」慘敗的教訓，毅然親往吉達與費瑟國王會談，並簽訂「吉達條約」，結果使埃及軍隊自葉門撤退，結束了長期的葉門內戰。然後費瑟赴開羅訪問，與納瑟握手言歡，從此兩國關係漸趨好轉。

納瑟的心臟病復發猝逝之後，費瑟曾親往參加葬禮。沙達特繼任總統之後，兩國關係更臻親善，而在費瑟的敦促之下，沙達特曾於一九七二年毅然決然地將蘇俄駐在埃及的二萬名軍事顧問人員驅逐出境，使開羅與莫斯科之間的關係頓形惡化，而蘇俄對埃及所提供的武器及軍事裝備亦隨之減少而中斷。

一九七三年十月戰爭爆發後，費瑟立即接納沙達特以石油作為「政治武器」的政策，率先實行石油禁運，其他阿拉伯產油各國亦紛紛採取同樣行動。更重要的，費瑟對阿拉伯與以色列作戰國家，包括埃及、敘利亞、約旦提供大量軍經援助，並誓言重返耶路撒冷聖地。於是，費瑟在阿拉伯世界中儼

然成爲最具影響力的人物，即或極端派的阿拉伯元首們，諸如阿爾及利亞總統包米迪尼，甚至利比亞的強人格達費亦均對費瑟表示崇高的敬意。

(一)對西方國家的關係

費瑟一向是站在親西方的一邊，而堅決反共的立場是永久不變的。

沙烏地阿拉伯與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之間的關係，無論在軍事、政治和經濟各方面，都是密不可分。

在軍事方面，費瑟爲了鞏固國防之必要，曾於去（一九七四）年派沙國第二副總理、內政部長及主管經濟及投資政策事務的內閣會議主席法赫德親王（現已昇爲王儲）前往華盛頓，就兩國間之廣泛合作問題進行談判，美國已同意將戰略物資供應沙國，以滿足其「防衛上的需要」。

本年一月兩國已簽訂一項價值七億五千六百萬美元之幽靈式飛機交易協定，這項協定是由沙國國防部長蘇丹親王（Prince Sultan Ben Abdul Aziz）與美駐沙大使亞金斯（James E. Akins）正式簽署的。協定中除幾個中隊的新型噴射機（Northrop F-5 Tiger Jets）之外，還包括飛機零件、飛行員訓練及研究發展等項。

此外，沙烏地阿拉伯與法國曾於一九七四年十二月簽訂一項價值八億六千萬美元之戰車交易協定，這項協定包括二百輛 AMX30 型中級坦克及二五〇輛裝甲車⑦。

費瑟這項軍事構想的目標，一方面是受了波斯灣國家——伊朗和伊拉克——大肆擴張軍備來爭取此地區之領導地位的影響；另一方面，乃爲防止在俄共與毛共羽翼下的南葉門（阿拉伯灣）（波斯灣）人民解放軍的進犯。

在政治方面，費瑟心目中的最大敵人是猶太民族主義（Zionism）和共產主義，除前者因受美國的支持之外，美沙兩國在反共的基本立場上是絕對一致的。

費瑟爲了防止蘇俄離開阿拉伯國家與美國間的關係，曾經敦促埃及和敘利亞儘量接受美國所提的中東和平方案，這項方案即是蘇俄所最厭惡的「季辛吉逐步和解計劃」。但結果終於達成了第一階段的蘇彝士運河及戈蘭高地兩項隔軍協定——儘管季辛吉的第二階段西奈半島隔軍談判失敗。由此可言費瑟對美國中東政策信賴的一斑。

費瑟國王猝逝後的中東

在經濟方面，沙烏地阿拉伯的石油資源，百分之六十股權握於沙國政府手中，百分之四十屬於美國四大石油公司。費瑟國王曾下令以補償方式將美國百分之四十股權收回國有，兩國談判早經開始，現已接近完成階段。

沙國政府的石油政策，一面以油元投資在工業化的石油消費國家及開發中國家，一面用作發展自己國家的工業及農業建設各方面，同時亦用部份來援助其他阿拉伯國家，以及救濟落後地區之用途。更特別重視西方國家現代化的工業技術，因爲其本國極度缺乏科學技術人才，所以沙國政府有意與美國簽訂一項長期石油與技術合作協約，沙國石油部長雅曼尼現正在華盛頓進行此項談判。

數月以前，季辛吉國務卿突然發表一項聲明，倘若阿拉伯產油國再度實施禁運使西方窒息時，美國的軍事干預是不可避免的。

「摧毀油田，同歸於盡」，是阿拉伯國家一致的反應。

費瑟去世不久之前曾表示，如有必要，他將再度以石油武器迫使以色列恢復一九六七年六月戰爭以前的疆界。這無異給予季辛吉的聲明另一個間接的答案。

(二)對中華民國的關係

中沙兩國的友情是基於兩種因素，一是歷史文化的淵源，一是真誠的共精神。

回憶費瑟國王於一九七一年五月間來華訪問時，曾在我故總統 蔣公國宴席上發表了下面兩段演詞：

「中沙兩國與中阿兩大民族之間有一種特殊友好的聯繫，就是伊斯蘭教。伊斯蘭在世界上其他國家所建立的第一座清真寺，就是在中國，這是世界上第二座最古老的清真寺。」

「任何國家如果有了共產黨，就失去了其立國的精神，只有破壞，沒有繁榮，沒有進步，只有一片荒涼、破壞和沒落。」

費瑟訪華之後，兩國關係日益密切，而隨後雙方政要互相訪問頻繁，沙國政要來訪者包括：宮廷顧問阿德汗（Kamal Adham），朝覲部長古地貝（Hassan Kutbi），油礦部次長加柏尼（Fadil Gabani），國務大臣兼中央計劃組織總裁納茲爾（Hisham Naser），工商部長阿瓦第（Moh. Ali

Al-Awadi) · 財務大臣阿赫爾 (Sheikh Moh. Aba Al-Khail) · 外務大臣薩加夫 (Sayyid Omar Sakkaf) · 參謀總長莫拉克將軍 (Gen. Al-Mutlag) 等多人。

我方官員訪沙者計有：財政部長、行政院輔導會主任委員、經濟部長，以及行政院政務委員周書楷最近以特使身份赴沙哀悼已故國王費瑟，並向哈利德國王致賀。

兩國財經首長互訪之結果，雙方曾簽訂一項備忘錄，其主要內容包括：(1)農村電化合作：我協助沙國推行農村電化計劃，並為沙方訓練電化工程師之技術人員。(2)中小企業合作：由雙方政府推動民間投資或合作設廠。(3)肥料與石油化學工業合作：沙國同意對我所提之合作投資在沙建立尿素工廠、甲醇工廠及在我國建立煉油廠等計劃予以優先考慮，我同意研究在沙合作投資設煉油廠之可行性。(4)原料及物資供應：我同意於一九七四年供應沙國食糖一萬一千噸，水泥二萬噸，並優先考慮供應沙國極感缺乏之工業原料。

五 沙國內閣新陣容及政策

新國王哈利德的新內閣陣容，除少數親王稍有調動外，其餘閣員仍舊。

哈利德國王照例出任內閣總理及外交部長，並主持內閣會議 (Council of Ministers)。

法赫德王儲出任第一副總理，並保留其原任之內政部長要職。

阿布都拉親王晉升第二副總理，並保留其具有勢力之國民軍司令職務。

蘇丹親王出任第三副總理，仍任國防部長原職。

紹德親王 (費瑟國王之子) 調升外務大臣 (原任石油部副部長)。

石油部長雅曼尼留任。

關於沙國新政府的對內對外政策方面，國王、王儲及外務大臣都已發表正式聲明，綜合要點如下：

哈利德國王聲明，沙國對內將遵照伊斯蘭的法統，建立一個組織健全的各省制度國家，保證繼續努力發展費瑟國王的五年新計劃，並繼續加強沙國的軍力。對石油政策不變，仍依照三月六日石油輸出國家組織 (OPEC) 高峯會議宣言為基礎，這項宣言決定：石油價格須與通貨膨脹、製成品成本及

現代化的科學技術相結合。得天獨厚的沙國石油資源，仍將繼續貢獻世界享用，但注重以「諒解代替對抗」達成此目標。對外將密切遵循費瑟的溫和政策，並與西方採取緊密的連繫。

法赫德王儲呼籲阿拉伯國家組成一個聯合陣容，以應付未來的日內瓦中東和平會議。他關切工業國家經濟的穩定，因為沙國是世界的一部分，而在實行長程發展計劃中，愈發需要工業世界經濟的安定和繁榮；但是，他認為產油國不僅是輸出國，同時亦是輸入國，其本身經濟之穩定有賴於收支平衡，因此，他相信，若有固定的油價，必需有固定的基本商品價格。關於阿拉伯與美國的未來關係，他表示並不悲觀，自從有巴勒斯坦問題之日開始，猶太民族主義者 (Zionist) 就時常對美國使用壓力，但新的現象是對抗猶太民族主義者陰謀的表現。

普林斯頓大學出身的新外務大臣紹德親王對西方記者表示，他看不出沙國外交政策有任何改變。在石油價格方面，他認為「除非有新的因素出現」，油價將不會下降。「在真正的條件中，自從油價凍結以來，石油的價值已經有了劇烈的減少。」他促請石油消費國與產油國會議早日恢復，否則，兩方面的對立可能導致石油價格的上昇。關於沙國對耶路撒冷的政策，他堅持其父費瑟的主張：聖城必須歸還阿拉伯人，尊重其他宗教的權利。

六 中東局勢的展望

費瑟的猝逝，不僅削弱了阿拉伯國家——特別是埃及的地位，同時亦影響了季辛吉對中東和平的努力。相反地，却給予蘇俄一可乘的機會。

自從季辛吉的中東逐步外交計劃受挫之後，中東的情勢愈來愈顯得複雜，而有關各國又開始展開了和平外交的攻勢。

埃及總統沙達特突於三月廿九日向國民大會 (國會) 正式聲明：埃及將於六月五日重行開放蘇彝士運河；同意延長聯合國駐在西奈半島之和平部隊三個月 (定期六個月)；組成聯合阿拉伯代表團出席未來之日內瓦和平會議。

沙達特曾一再強調，除非以色列軍隊作進一步的撤退，絕不考慮重開運河。現在忽然改變了此一立場，顯示他的溫和與親善政策，亦讓國際政治家

明瞭與同情他追求和平的願望。一位美國國務院官員對沙達特的此舉譽為「政治家風度而有克制的修養」。

費瑟國王遺像



埃及延長聯合國和平部隊三個月的限期，目的乃為給予外交家們一個特別機會檢討中東和平，並表示有限度的容忍態度。更重要的，福特總統及季辛吉國務卿正在重估美國對中東外交政策之際，沙達特的此項措施實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織出席日內瓦和議，乃為緩衝美國和以色列之良策，因為兩國一致反對巴解組織單獨派代表參加和議。

組成聯合阿拉伯代表團包括埃及、敘利亞、約旦、巴解組

新王哈立德



埃及外長法米三月十九日赴莫斯科訪問，與蘇俄外長葛羅米柯會談，討論恢復日內瓦中東和平會議及蘇俄增加對埃及軍事援助各項問題。據外電報導，蘇俄已建議日內瓦和議於六月舉行，埃及對此一時間並不反對。

在沙京利雅德，新王哈立德於四月廿一日舉行小型阿拉伯

高峯會議，被邀者有埃及與敘利亞兩國總統。討論主題是，如何達成阿拉伯國家團結而獲致中東問題的解決。

以色列在季辛吉的穿梭外交挫敗之後，備嘗福特總統及季辛吉的指責，

且認為由於以色列的頑強而使季辛吉的任務失敗。更因華府正在檢討與重估外交政策之際，所有從前應允提供以色列最新之F十五型幽靈式噴射機及長茅地對地飛彈一律予以中止，並婉拒以色列國防部長裴瑞士來美訪問。最近以色列外長阿倫再度訪問華盛頓，目的在協調美以間之關係，以及探索美國對中東和談的新動向。

莫斯科與以色列之間亦有接觸，最近有兩名蘇俄大使透過荷蘭外交家抵達耶路撒冷，這兩名大使對拉賓總理說，季辛吉的逐步解決手法已告失敗，唯有恢復日內瓦和平會議的一途。最為重要的，倘以色列在和議中接受阿拉伯人之返回一九六七年以前邊界的基本要求，莫斯科不僅恢復與以色列的外交關係，而且保證其邊界的安全⑧。

美國為防止中東重啓戰端，故決定繼續努力尋求中東和平。福特總統最近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記者電視及廣播訪問中指出，美國與以色列總理拉賓及阿拉伯各國領袖個別會談之可能性。他亦指出，美國在重新評估時勢下，對未來和解問題正面臨三種抉擇⑨：

——恢復季辛吉國務卿之逐步外交步驟。

——重開日內瓦中東和平會議。

——同時鼓勵以色列與埃及間的臨時和解。

總之，任何一種解決辦法，都必須徹底實行聯合國安理會第二四二號決議案，求取全面性包括巴勒斯坦問題在內的和平解決。亦唯有如此，纔能獲致公正而持久的和平。

註①瓦哈比運動是奉行伊斯蘭正統派教規；嚴謹、肅穆、儉樸。

註②Jedda, Saudi Arabia, Apr. 7, 1975 (AP)

註③Riyadh, Saudi Arabia, Nov. 22, 1974 (UPI)

註④Ibid

註⑤TIME, Jan. 6, 1975

註⑥Beirut, Lebanon, Jan. 9, 1975 (AP)

註⑦Ibid

註⑧Newsweek, Apr. 21, 1975

註⑨Washington, Apr. 22, 1975, (AP)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完稿